向胤兴 电信南洋师生联合第一党支部 积极分子

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翻开《白鹿原》，可以看到巴尔扎克的这样一句话。《白鹿原》，这本以白鹿原上白、鹿两家的人物为争斗白鹿原的统治权为故事主线，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活剧，并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为背景，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描绘出整个近代中国的模样。每一轮的历史交替，都在白鹿原上搅起一阵阵腥风血雨，在一轮轮交替中，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。

在《白鹿原》这样一篇在以男性主导的故事背景下，塑造的几个女性角色也是十分的生动，具有弧光的，令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冷秋月和田小娥。

冷秋月的故事在此不再赘述。冷秋月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女子，通诗书，懂文墨，知礼仪，孝公婆，谨遵出嫁从夫的女则。一心想为鹿兆鹏生个大胖小子，就算他一心在外，自己也能守得住。这样一个在封建礼教的教化下成长出来的女子，最终却还是被封建礼教给扼杀了。他被封建三纲五常紧紧捆绑，她压抑自己的欲望，墨守着出嫁从夫的伦常，最后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如果那时候鹿兆鹏还没有收到新思潮的影响，他们一定是幸福的，因为冷秋月是那个时代调教下，修剪下，规整下最最得意的作品，她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。她是新旧时代交替下悲哀的所在，是历史前进车轮下的垫脚石。对她来说，压抑自己的欲望，把自己活成框架下的贤妻良母，才是悲剧的症结所在。即使这样一个被礼教调教的如此之深的人，在面对这样一个无力抗争的局面下，最终还是被这个教育出她的礼教给吃掉了。

而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便是田小娥，她与冷秋月便像是一个人物的两级，一个在礼教的约束下压抑着自己的欲望，而田小娥是一个完全敢直视自己的欲望，一往直前的反叛旧礼教的人。陈忠实在创作手记《[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](https://www.zhihu.com/search?q=%E5%AF%BB%E6%89%BE%E5%B1%9E%E4%BA%8E%E8%87%AA%E5%B7%B1%E7%9A%84%E5%8F%A5%E5%AD%90&search_source=Entity&hybrid_search_source=Entity&hybrid_search_extra=%7B%22sourceType%22%3A%22answer%22%2C%22sourceId%22%3A185041824%7D)》里说，田小娥是整部《白鹿原》中，他构思出来的第一个角色。他在蓝田搜集素材，翻阅《[蓝田县志](https://www.zhihu.com/search?q=%E8%93%9D%E7%94%B0%E5%8E%BF%E5%BF%97&search_source=Entity&hybrid_search_source=Entity&hybrid_search_extra=%7B%22sourceType%22%3A%22answer%22%2C%22sourceId%22%3A185041824%7D)》。翻着翻着，他惊讶地发现，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，竟然有四、五个卷本，用来记载贞洁烈女的姓氏名字。他感到：“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，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，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‘志’和‘节’的条律，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，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，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。”印象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田小娥借鹿三之口说出的独白：

“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？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，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，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，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，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？我不好，我不干净，说到底我是个婊子。可黑娃不嫌弃我，我跟黑娃过日月。村子里住不成，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。族长不准俺进祠堂，俺也就不敢去了，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？”

身世悲惨的田小娥，穷极一生也只不过想过安生日子。但只因为她敢正视自己的欲望，便被原上的村民们指指戳戳，说她是烂货，是婊子。最后被黑娃的父亲亲手杀死，连房子都被火烧掉，仿佛她就是那么肮脏，肮脏到一场只有一场大火才能带走这一切，可是，她真正做错了什么吗？

如此一反一正的两个女性角色，把旧时代封建礼教下女性的可悲名运勾画的淋漓尽致。身为一个女子，倘若你敢对那些世代相传的礼教有一丝不遵守，倘若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思考敢有一点人的欲望，便会像田小娥一样，被所有人指骂着淫荡；即使你能像冷清秋一样，恪守所谓妇德。但倘若遇到丈夫的遗弃，你却不能对等的拥有重新选择的权利，只能在一个又一个良夜里虚度一天天光阴，把身为人所应该有的欲望压在最心底，直到欲望一天一天汹涌到喷薄而出，而在礼教的荼毒下自己却又无法接受自己能有这种淫荡的欲望，便在不断的不自洽中疯掉，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会视自己为耻辱，宁愿毁掉女儿的嗓子也不愿让她多说一些有损所谓门风的事情。这叫人如何能不心痛？